

川西之夜

张志安（中山大学）

很多事，刚过去马上回忆，满是浓浓记忆。时间稍久，会渐变成淡淡印痕。如今，距离这次“川大多友会”时隔一月，回味起来，恰好介于浓浓与淡淡之间。

跟随大部队热热闹闹走了一趟川西，手机里拍了许多照片，大体都是白天的美色，美景的美、景色的色。若要写点什么文字，倒是想起了一些个川西之夜。

那晚，抵达四姑娘山小镇时，已是饥肠辘辘。未料，碰巧宾馆停电，只好摸黑进屋；厨房不能做饭，换成吃干粮；有的屋子，门不能上锁，据说靠板凳抵着。

此番意外，看起来倒也未影响大伙心情，各自在一片互相安慰、互道晚安、互通情况中早早洗洗睡去。

此为夜宿。



次日，去体验导游推介的“烤全羊”和藏族歌舞表演，到现场才发现，原来是几个姑娘小伙的“草台班子”，轮流以独唱、组合唱、

舞蹈等形式凑成一台戏。经细心多友侦察后又发现，没有全羊，引发了一场关于猪肉的论争。

不过，大家依旧该吃吃，该跳跳，该乐乐，以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”享受着相聚的欢乐。我也走上台去跳“锅庄”，事后被称“低头舞”，其实吧，那是在边跳边琢磨：猪肉、羊肉？猪肉、羊肉？

此为夜舞。



“啊呀，你们这些老师真是太好素质了！”散步时，老妈感叹。

旅途中，饭后陪老妈散步，必谈当天风物、人情或家事。川西游再加上紧接着的西藏游，连续 20 天，她不时感叹——“这是你 1992 年离家读书后，我们最长时间的相处。”

她说这话时，是幸福的；我听这话时，是愧疚的。我们把这世界都走的越来越小，怎么反倒把家乡给走的越来越远？

其实，每年都陪她旅行，见面也有三五回，但每次只是三五天，显然对她来说是不够的。今年，她提出了叫我多回家几趟的要求，自然必须遵命。还有个办法是，哪些好地方邀我讲课时，我要求带老妈。

此为夜谈。

大部队结束川西之旅后，回到成都。当晚，城大请吃火锅，“大宅门”空调不够给力，火锅吃的又麻辣过瘾，很快人人便满头大汗。

但见大堂中，有一桌客人，老少齐赤膊，辣的酣畅淋漓，倒也有趣。更好玩的是，不少多友就地取材，拆了装饮料的纸箱子，折成各种“扇子”，自找清凉。

我拿着纸扇去找多友敬酒、找CC老师和师母合影时，突然有种满屋济公的错觉。想想这群既智慧又热忱还达观的多友们，可不多多少少有些济公式的情怀么。

此为夜宴。



关于川西之夜，苦中有乐趣，热中有凉意。因为多闻、多凉，暗的夜、灰的影、明的月，都可以交织成星光满地。